



# 龙吟凤鸣

窦志先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

# 龙吟凤鸣

窦志先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吟凤鸣 / 窦志先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7  
ISBN 978-7-5063-8190-1

I. ①龙… II. ①窦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4645 号

## 龙吟凤鸣

---

作 者: 窦志先

责任编辑: 田一秀 尔 东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69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90-1

定 价: 3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飘飞的思羽（自序）/ 001

这是一条女人的星系 / 001

阎肃与《江姐》 / 027

一本合写的书 / 035

天有一双手 / 044

元帅的教诲 / 064

绿荫深处话狼烟 / 073

穿着“魔鞋”起舞的人 / 077

特级飞行员和留洋女博士 / 093

“将门”之女 / 105

夜之鹰 / 113

飞翔的云雀在歌唱 / 128

真金在哪都闪光 / 135

能人 / 143

黄土高原的儿子 / 153

刀下乾坤 / 161

难忘的小路 / 167

他在监视着大地 / 184

- 爱的心曲 / 195  
京门神箭 / 207  
寻访柳树泉 / 224  
金达莱之歌 / 229  
激情大乙烯 / 242  
生命之光 / 254  
冬泳迷 / 260  
酒徒·酒图 / 264  
追求没有休止符 / 277  
树起一座丰碑 / 293  
  
短语（跋） / 319

## 这是一条女人的星系

——谨以此文献给新中国的女航空员们

### 少女篇

#### 1

正值芳龄的姑娘，当属富于幻想的年华；十七八岁的少女，每个人更是有一串五彩缤纷的幻想。是成为南丁格尔那样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还是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举世瞩目的科学家？抑或，当一名像冰心奶奶那样的作家，用一支神奇的笔拨动千百万人的心弦……她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壮丽的憧憬。

1982年初夏，就有这样一群少女跨进了航空预校庄严的大门。她们是从黄浦江畔、大明湖边、黄海之滨走来的，眸子里一样带着又是惊又是喜的梦幻般的神情。直到穿上了崭新的军装，她们才相信，梦幻真的变成了现实。

看到天空，姑娘们的激情在胸腔鼓荡。这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，而今确实做了它主人的蓝天吗？遥远、神秘、诱人，深不可测。它有瑰丽的朝霞、璀璨的繁星、七色的彩虹、洁白的云朵……多像一个迷人的宫殿。从此，她们将与星辰为伍，日月为伴；她们

将追风逐云、驾雷掣电，在谜一样的蓝天上度过一生。这是多么豪迈、多么令人心醉的神奇事业。

然而，她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业严峻的一面，更没有想到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航空员，是需要付出比男人更多、更大、更痛苦的牺牲的。

来自泉城的姑娘王惠，那年刚十八岁，流盼的双目，闪烁着青春的光泽，额头上覆盖一绺乌黑的秀发，一缕弯曲的刘海更为她的面容增添了几分俊气。她九岁学拉小提琴，琴弦上跳荡着她当音乐家的金色的梦。仰望苍穹，她觉得天幕真像蓝色的乐谱，闪闪烁烁的星星，就是一个个跳动震颤的音符……实在令人向往。可是，第二天，迎来的不是乘飞机上天揽月，而是上操场练习走正步。“分解动作：一——”年轻教员的口令，标准，威严，如同他黑红的面孔。王惠踢出的左腿不能着地，全靠右腿支撑着身体，有几次，因踢得过猛，重心不稳，差点儿摔倒在地。“注意！踢出的腿，脚背要绷直，步幅75厘米，脚底距地面25厘米。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这样才整齐划一。”教员边说边做示范，吓得王惠心里直发虚。

小憩时，王惠嘀咕：“我们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是来学开飞机的，要是学走路，还要到这里来么！真枯燥，没意思！”

教员严肃地说：“会走才会飞！每一个航空员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，要成为合格的航空员，首先要成为合格的军人！你们别光想着当天真的浪漫家！”

练走步的“一”，多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跑道，从大地一直通向云端。姑娘们正是由“一”起步，踩着它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蓝天。

盛夏，烈日伸着长长的舌头，舔得树叶打蔫、小草枯焦。这时，地面训练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王惠和姑娘们一起，每天除了必须完成三千米长跑、一百个引体向上、七十个翻转滚轮的体质训练外，还要从三米高的跳台上爬上跳下数百次，练习伞降落地的动作。她早晨刚穿上的衬衣，中午就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碱霜，肩头

磨出一道道血痕；脸被晒爆了皮，汗水一浸，火烧火燎地疼；两腿跳肿了，脚脖子发亮，一按一个深深的小圆坑；手掌心被伞绳磨破了，血肉模糊，露出龇牙咧嘴的嫩肉，一碰就痛得钻心。训练完，王惠走进饭堂，面对美味可口的饭菜，却不想动筷子，毫无食欲；回到宿舍，她倒在床上就哼哼，腰酸背痛。往日的歌声，平素的说笑，都跑得无影无踪。男学员见了直撇嘴：“瞧她们惨兮兮的样儿……”王惠一听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想反击却又找不出词儿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是委屈，是自愧？是失望，是痛悔？

教员一瞪眼睛：“你的‘下水道’——泪腺是不是太发达啦？”

她一扭头，哭声更高了。爱哭是姑娘家的天性，也是少女的权利啊。小时候，王惠就晓得，别说受了委屈，就是她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一哭，爸爸妈妈都要围着她转，哄她，给她买这买那的，这时候提出来的要求，没有实现不了的。可是，军队不买这个账，你会哭吗？好吧，请哭吧，你哭得天昏地暗又怎么样？教员却会让大家看着你哭，还会哄你？想得美！不过，教员对王惠也真是没咒念了。他吼到后来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你啥时候才能成器哟！”

月光如银，泻进窗内，洒在王惠难眠的脸上，使得本来就有些苍白的脸更加苍白。她侧身看到墙上悬挂着的心爱的小提琴，多日不拉，琴身已经落满轻尘。她不由自主地搓搓两手，指关节已经变硬变粗，还能够奏出那柔美的《青春的梦》吗？那悦耳的琴声，那热烈的掌声，那辉煌的乐厅……童年的梦被现实粉碎，变成破灭的泡影？她咬着被角，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“我不是飞行的料，还不如早早回家！”她动摇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学校组织文艺晚会，要她们也出个节目。这种事难不住她们。王惠有了用武之地，她和小姐妹们一合计，联想这一段艰苦的训练生活，调动艺术细胞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，自己动手编排了一个舞蹈《飞翔》。场灯渐暗，帷幕拉开，在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优美的音乐声中，她们手持银色的飞机模型，如惊鸿，



似掠燕，在蓝天白云间翩翩起舞。观众们的阵阵掌声，使姑娘们陶醉了：待明天，一定要在蓝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，一定。

舞蹈是粗朴的，但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。王惠明白了：幻想是美好的，要变成现实还得靠自己的努力，也许这种努力是残酷的。从此，她开始加倍地锻炼。为练俯卧撑，她在腰上扎条带子，让别人拉着她做；练单杠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破了的血泡连皮带肉粘在杠子上，痛呀！她又想哭鼻子，想想不对，使劲咬住牙忍了，军人流血不流泪。她扯一条手绢包住手，身子一跃，又吊在了单杠上。闻到汽油就恶心，她索性把花手绢放汽油桶里浸湿，随身携带，有空就掏出来嗅一嗅……

天长日久，大量的运动，加上充足的营养，王惠惊恐地发现，自己的体形在变。本来苗苗条条的，现在变得粗粗壮壮的了。原来肥肥大大的军装，现在却紧梆梆，这可怎么得了。

和小姐妹们一说，人人都有同感。怎么办哪？

“咱们营养过剩，能不胖吗？咦，有办法，咱们节食束腰吧？”

“可营养跟不上，怎么能保证飞行呢？”

“那咱们就减少运动量，练简·方达健身操。”

“身体素质下降，被停飞淘汰了怎么办？”

她们想出一个又一个充足的、沉甸甸的理由来说服自己，又用一个又一个分量更重的理由反驳自己。到头来，谁也没有被说服。祖国的领空撘在了肩上，那分量是何等沉重啊。

姑娘们走进军营时，带了那么多的化妆品，粉呀霜呀膏呀，国产的、进口的，数不胜数，拾掇在一起，足可以办一个化妆品展览会。可是，学习任务重、训练时间紧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能有多少时间允许姑娘们坐在镜子前面细细梳妆？那些精致的小瓶瓶、小盒盒，像布娃娃一样被冷落了。只有到了星期天，领导允许了，也有时间了，她们才换上心爱的时装，像一片馨香、美丽而又喧闹的彩云，飘出航校的大门，牵拽了无数小伙子的目光……

## 2

走出航校了，军人的更加严峻的生活在等待着少女们。军人离不开牺牲，年轻的女航空员的牺牲，却更为特殊，甚至难与言。

这年的冬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吞没了大兴安岭一支筑路队的一百多名工人、一百余匹骡马。年轻的机长秦桂芳，接受了指挥员交给的空投救援任务。

秦桂芳的身体有些不适。她脸色苍白，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，左手扶住炕沿，右手顶住腹部，勾着腰，一动也不动。

领导知道了她身体不适，提出另换一名机长，秦桂芳急了：“这算什么！要是打仗怎么办？”

“打仗再说打仗的话嘛。”

“救人如救火，跟打仗有啥两样呢？这样的事也照顾，还有个头吗？”

“那好。不过，支持不住别勉强，飞行不是儿戏。”

“好呐！”她找医生要来止疼药，就出发了。

深夜。严寒袭来，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多度，飞机无法启动。秦桂芳和机组冒着被冻伤的危险，上机场给发动机加温。风雪肆虐，滴水成冰。脸冻青了，手脚麻木，黑发变成银丝，睫毛结满冰花，没人理会，她们心里揣着一团火，起飞了。

林海雪原，银色世界，没有导航点，根本辨认不清地标。按时间计算，已经到达空投目标上空了。可是，除了一望无垠的雪野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索性驾机在预定目标上空盘旋、搜寻。她的两眼被耀眼的雪光刺痛了，流泪了，依然找不到人影马迹。

就这么返航吗？

她们连续飞行，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上饭，饥肠辘辘。秦桂芳更觉周身难受。可那些被风雪围困的一一张张饥饿难耐的脸，一匹

匹奄奄待毙的马，影子般在秦桂芳的眼前变幻着。“下降高度！”她毅然下令，飞机沿着狭窄的山谷向前飞去。被围困的工人闻声跑出峡谷，在一片开阔的雪地上，用红被子铺成空投标记。

“看见了！”秦桂芳兴奋地叫起来。

工人们得救了。秦桂芳不仅饿极了，而且腹疼、恶心、头晕、乏力，反应很大。假如是个工人，她可以不做繁重的体力劳动；假如是个运动员，她可以暂停高难动作的训练；假如是个舞蹈家，她也许不必跳倒踢紫金冠……但是，作为一名女航空员的秦桂芳，驾着银燕，上升，下降，俯冲，盘旋，身体各个部位都要密切协调、剧烈运动。特别是拉杆、蹬舵，一用力，浑身上下，总觉得不轻松、不自在，实在难忍至极。空投时，她把一切抛向九霄，咬牙坚持，不露声色；任务完成了，她才感到腰酸背痛，全身像散了架，瘫坐在座椅上，动也不能动了。

### 3

姑娘们也有被难住的吗？有。这不，大队长收到一份申请，一份要求停飞的申请。申请人是谁？邵旸。

一天前，邵旸接到一封加急电报：“父病危，速回。”

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爸爸是远洋船长，大海的狂风恶浪练就了他一身钢筋铁骨，从她记事的时候起，就没听说爸爸生过什么病。不久前收到妈妈的来信，还说爸爸很快又要远航美国、荷兰，盼她请几天假，回家和爸爸见见面。因为爸爸远航在外，父女已有几年未见。她真想爸爸。

爸爸常年在海上航行，一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。为此，她小时候就跟爸爸订了协议，只要爸爸回家了，就是属于她邵旸的了，既不属于妈妈，也不是远洋轮的。爸爸也真遵守协议，让她骑在脖子上去逛公园，赏花、看动物，带她到码头上看各种船舶，讲海上的

传说，讲海里的奥秘，那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。

邵旻曾立志当一个女船长，像爸爸那样足迹遍至大江大海。她当上女航空员时，爸爸高兴极了：“你是和第五大洋打交道喽！咱们同行，看谁干得好！”

有一次，爸爸在船上被绷断了的钢索打翻，额头和膝盖受重伤，送医院抢救。他从昏迷中醒来还叮嘱妈妈千万别告诉邵旻，免得女儿分心，在飞行时出事。妈妈原是上海女排的主攻手，既温柔又刚强，真的没有把这事告诉邵旻。

后来，邵旻听说了，为此痛哭了一场。

妈妈的信紧跟着电报从上海飞来了。

“……你爸爸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，初步诊断为恶性。手术后，一直不省人事，每天念叨的都是‘旻儿回来了吗？……我还能见到她吗？’妈妈也急得旧病复发，打球时受过伤的两条腿像瘫痪了，站立不起来。女儿呀，回来吧，哪怕待上三五天，让爸爸看看你，他就是有个三长两短也能安心哪！……”

邵旻热泪滚滚，心里头一个劲地喊妈妈。

在家的時候，她是妈妈的心头肉，衔嘴里怕化了，攥手里怕飞了。从出生到上学，她都跟着妈妈睡觉，一直没有离开过妈妈温暖的怀抱。有一年，她生病住了院，妈妈没天没夜陪伴在身边，眼泪没见干过，一口饭一口水地喂，精心照料她。当她病愈出院时，妈妈却病倒了，她又来照看妈妈……

邵旻拿着电报和信找领导，要求回家看看。

可是，邵旻这一批女航空员正在进行新机种改装训练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影响大家的进度，领导不同意她马上回家。邵旻又气又急，不假思索地写了一份要求停飞的报告。

这天晚上，邵旻彻夜未眠。她想了些什么？她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人们只看见第二天一大早，她红肿着双眼又去找大队领导要回那份停飞申请报告。大队领导告诉她，组织已经派专人去上海探望

两位老人家。希望她安心飞行，完成训练任务。

邵阳迎着朝阳来到机场。她忽然领悟到，飞行要求一个少女做出的牺牲里，包含着女儿对爸爸妈妈最诚挚的爱……

## 妻 子 篇

### 4

真正的爱情，并不是像许多作家写得那么神秘莫测，但也不那么罗曼蒂克。爱情，就像春天播撒的种子，得到适当的气候和土壤，便会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适合爱情的气候和土壤，是男女互相的接触和了解。每日里，花前月下，湖畔幽巷，不是常有这样双双对对的情侣吗？挽着一只刚强有力的臂膀，斜倚在男朋友的身上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这是何等的幸福。对当今的青年男女来讲，这是司空见惯的。可是，对那些刚刚陷入热恋之中的女航空员来讲，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。女航空员们，在航校当学员时，明文规定不准谈恋爱；到了部队，正是飞行的黄金时代，又无暇顾及谈恋爱；等到二十四五岁，可以谈了，行旅匆匆，相聚的时间又那么少。似乎命里注定蓝天就是她们的情人。

王荣莉是1972年当上女航空员的，为了寻求事业上的通感和支撑点，她选择的男友也是航空员，同在本部队，她希望今后的家庭生活，也和蓝天紧密相连。

可是，她和男友，平时都生活在各自的飞行大队，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務。两人虽然近在咫尺，却又像远在天涯，互相难得关照几句。常常是她刚从云间返回，他却从大地起飞，根本不能像别的恋人那样耳鬓厮磨。

年轻恋人的心相互吸引着，犹如蓝天上的云霞缭绕，相映生辉；恰似原野上的花草，散发着浓烈醉人的芳香。有一次，王茉莉到外地执行任务，好一阵子才驾机归来，她多么渴望飞机快快落地，快快见到他。他也一定想尽快见到我吧？他胖了瘦了？白了黑了？训练怎么样？飞得好不好？见到我，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“亲爱的，想死我了！”不，他从来不会这样酸溜溜的。他准是先拿眼睛馋馋地瞅着我，接着把我拥进怀里，急急的热浪在我脸上、脖子上来回地吹动。

她正甜甜地想着，突然从耳机里听到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：“03，出航了！”她心里一揪，这不是他么？准是他看见自己的飞机要降落了，在跟自己打招呼呢。她心里掠过一丝甜蜜，又泛起一丝苦涩。

中秋节的夜晚，她和他难得地相聚在营院的桂树下赏月。圆圆的月亮迟迟没有升起，他突然接到任务要出航，送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上医院。他回到宿舍拎起飞行图囊刚要走，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的王茉莉一把拉住他的衣袖，轻声地说：“等一下，吃口月饼吧！”

两人目光相遇的一瞬，她感觉到了他感情的灼热。他们都不是冷冰冰只会飞行的机器人，而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多情男女。在两颗心的深处，掀起了一片甜蜜而又缺憾的涟漪。他没有吃月饼，却在她的脸上重重地、狠狠地亲了一口，匆匆地走了。

“真坏！”她感觉半边脸热热的，那半边却留作了长长的思念。这时，悠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，在她耳际萦绕：

愿做蝴蝶比翼飞，  
天上人间永相随，  
辛勤蝴蝶传花粉，  
终身合作不分离。

.....

这首歌她不知听过多少次，但从没有今天听来令她动情、神伤。不分离，已分离。

中秋的月亮升起来了，但不是圆的。皎皎明月，灿灿灯火，千家万户欢声笑语，共度中秋佳节。而王荣莉却孑立路旁，目送心上人出航。月光泻落在她身上，投下一个长长的、孤独的身影……

此刻，她千里迢迢归来，还没有见面呢，他就又飞走了。她几乎抵挡不住那阵阵袭来的惆怅和寂寞。她感到特别的饥渴，但不是要甜甜的水，而是要柔柔的情。

“03，出航了！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虽然只有一句话，王荣莉却听出了他没有说出口的千言万语，她立即向塔台，也是向他报告：“04，落地了！”

两只银燕擦翼而过，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赠言……

## 5

婚后三天，他们就别离。新郎聂传春回部队驾驶歼击机，参加战斗值班；新娘岳喜翠在运输机部队执行任务，独守空房。新婚燕尔，两人便开始了牛郎织女的生活。

夜晚。岳喜翠凭窗眺望，高远、静谧的天空里，星星挤眉弄眼。那条横亘宽阔的天河，在皎皎月色中闪着粼粼波光。隔河相望的织女星、牛郎星，像眼睛里滴落的两瓣晶莹的泪珠。那古老的传说，是美好的，也是令人心碎的。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，靠普天下的喜鹊为他们搭桥相会一面；自己和丈夫在天河两岸飞来飞去，是靠一年一度的假期相聚一次，常年可以相见的，只是这一片茫茫的星空。深夜里，当她难入梦境的时候，伸手摸着半边凉凉的空床，心里也是空落落的。岳喜翠最怕到周末，有家的姐妹们，洗澡、修饰，喜滋滋地回去和丈夫、儿女相聚，共享天伦之乐。她常常遥望

南天，数日月，数星星，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愁情别绪。她和所有的妻子一样，也需要得到丈夫的温存。

人的爱，起源于肉体的吸引，开始于心灵的需要。终归，还是要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的结合。爱是随处都存在的，但又是最难以寻觅的，即使夫妻也是如此。

漫长的五年，苦熬的五年。领导出于关怀，颇费一番周折，才将聂传春调到岳喜翠所在部队，改飞运输机。夫妻二人，从蓝天上飞来，又向蓝天飞去，终于在银河相会。这是每一对长期分居的夫妇所渴求的事情。岳喜翠自然喜出望外。

不过，聂传春在高速歼击机上可以翻筋斗、做特技，犹如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，在运输机上飞行却不那么自如了——笨得像头牛。飞行回到家里，岳喜翠常见他皱着眉头，唉声叹气。一问，原来没飞好，挨了教员的训斥。

“你是怎么飞的！”她是个急性子，一听说飞得不好就来气。冷静下来，扪心自问，又觉得对不起丈夫：一个技术精湛的歼击机飞行员，纯粹为了和自己相聚，才从头学飞运输机，为了爱，舍弃了爱，也真够难为他的。

夫妻团聚，精神上都得到了莫大安慰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又觉得有些失落。为自己，还是为丈夫？说不清楚。她只是不想在平庸中度日。她常常在他面前发些无名火。

他也很烦，但从不在她面前发火。一天，吃饭时，岳喜翠试探着和丈夫说：“传春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，快奔四十了，年龄不饶人哪。咱跟领导说说，你还是调回歼击机部队吧？”

迟疑半天，传春问道：“我刚调来，要是再分开，咱俩难道永远过牛郎织女生活吗？”

这是几年来常讲的话，也是最害怕听到的话。但她要寻找与事业相平衡的精神境界——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与生活情趣。她心颤颤、泪汪汪，觉得作为妻子，实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可哪



一个女航空员不是如此？她想的是：只有事业美好，生活才更加美好；离开事业的生活，还有什么实际内容呢？也许人的事业心越强，家庭生活的诗意就越少。于是，她急急地问道：“你不想飞了？”

“谁说的。”

“那就分吧。”她一句淡淡的话，也是一句斩断绵绵柔情而又包含无限柔情的话。“姑娘们要成器，男子汉也要成器呀！”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！”传春在妻子面前，从没有过今天这么动情，“说真的，飞惯了小飞机，一下改飞运输机，从心理上我就不习惯。一言为定，调走。”

这是心灵的共鸣。他们夫妻二人，需要的既有情感上的热烈拥抱，又有事业上的强烈亲吻。

刚从外地执行任务回来的杨政委听到后，找上门关切地劝阻：“两地分居这么久，调一起多不容易。这回又要分开，麻烦事还有个完吗？”话虽这么说，他内心还是被这对夫妻深深感动了。

她微微颌首，但还是坚持个人意见。

真没想到，领导看到报告，欣然同意：“冲岳喜翠两口子坚强的飞行事业心，我们特批了。”

冷静的“批评家”听说这件事，不以为然地对她说：“岳喜翠，你倒是图个啥？人家夫妻千方百计往一起调，你们夫妻调一起又千方百计往两地分，怪事情！有碗飞行饭吃就行了呗，心还有多高呀？”

听到这种话，岳喜翠心里很难过，可她还要笑着听，跟没事一样，心里就更难过。不过，她在和同志们交谈时说道：“干啥事吃啥饭，不干那事吃那饭，当二混子，嘴巴流油，心里也不舒坦。在我们国家，夫妻二人为了事业，天各一方，长期分居的还少吗？我啥也不图，就图和丈夫一起能多飞几年。有人说我是唱高调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，这也叫赵钱孙李，各有所喜吧。”

她说笑着笑了起来。